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九回 白石崗焚牒拘猛獸

話說柳毅從廣東提刑調升福建觀察，衙門坐在建州。建州城南三十里，有一道大嶺，名為白石崗。這崗高有百丈，樹木甚稠。狼蟲虎豹生息其中者不可勝數，卻是南往北來的一條大路。崗東北十里許，有一村莊叫做惠家堂。莊內有個農夫，姓曹，名凱。夫婦兩個，以務農為生。生有一子，名叫曹彪。從小會學虎嘯聲，唸書卻甚伶俐，兼有詩才。長至一十八歲，緣他娶了媳婦。剛過一年，就生了一個兒子，曹凱夫婦甚是歡喜。卻說曹彪自得兒之後，逐日俱於雞叫時出去，掌燈後方回，欲問其去向，非托言看望親戚，就假口結交友朋，曹凱夫婦並不疑他。到自己屋裡，叫他媳婦給他剔牙，剔出來的盡是些生肉絲子，滿口噴的是血腥氣。其婦納悶，卻不敢輕告公婆。

如是三月有餘，曹彪之婦據實以告，說：「你兒子出去，是吃的什麼東西？是坐落什麼人家？公公大人務要留心查考。」曹凱聽說，就於五更頭曹彪出去之時，私自追蹤其後。惠家堂南有個大墳，叫做井家林。林內有許多松樹，卻甚高聳。只見曹彪走進林來，脫下身上的衣裳，捆成一卷，擱在松樹稠密、人看不見之處。就地下打一個滾，變成一隻黑虎。起來把尾剪剪，長嘯一聲，直投白石崗一帶而去。曹凱才知，他兒子原來是個虎精轉世。回了家來，並不告訴別人。

到得次早，又隨他出去。到了林邊，見曹彪又變虎前去。把他所藏的衣服、鞋襪尋著，偷偷拿回家來。向媳婦說：「你丈夫出去，變成一隻大虎，望白石崗投去。這不是他的衣裳、鞋襪，我都拿回來了。晚上回家，務要小心，切勿為他所害。」曹彪媳婦聽說，嚇得渾身顫抖，不敢作聲。

卻說曹彪在白石崗上打食一天，至晚回到林中。要變轉人形，好回家去。左尋右找，衣裳卷總不見了。自知機關洩漏，難以再變人形回家去了。夜間來到莊上，跳入院中，以首叩曹凱之門，曹凱夫婦並不敢動彈。又叩自己的房門，其妻亦當沒聽見。院內走來走去，如有哭泣之聲。住有兩個時辰，見沒人開門，遂以爪畫地，題詩八句，囑托其妻。仍跳牆而出，奔歸白石崗去了，把一家之人倒嚇了個半死。次早曹凱起來，見其詩云：

故轉人形投世間，曾承鞠育許多般。
堂前未獲待晨暮，林下無心漏機關。
懇托奉親代盡孝，更望教子莫辭艱！
家中非我存留處，仍聽風從歸遠山。

卻說曹彪變成虎形，到了白石崗上。呼朋招類，聚虎五六十隻。日逐在崗上截路，所害之人不計其數。三月以後，白日裡斷了路。行人、官宦、商旅經過此地，必先預備豬羊祭品。崗上祭禱一番，再把豬羊祭品擲於道旁。俟其食盡，方能過得此崗。這只黑虎，有詞一首形寫其狀，云：

視耽耽，欲逐逐，一嘯風生，百穀如呼。不必履尾而常懼（禿，無俟負）而莫敢撓觸。雖叔段之好勇，難暴獻於公所；即莊子之善刺，亦退處於無謀。真堪號稱山君，為王獸族。

後玄宗差尚書閔祝三往流球國封王，路過建州。這閔祝三乃宰相李林甫之婿，權勢赫奕，內外官員，誰不敬憚！柳毅同全城官吏，郊迎三十餘里，接入公館。眾官員參見已畢，獨留柳觀察敘談。柳毅問道：「大人鞍馬勞頓，在此少歇數日，再赴前程。」閔祝三答道：「王命森戾，限期迫促。暫歇一宵，明晨就要走了。」柳毅留之再三，閔祝三執意不住。柳毅告辭而出，吩咐：「辦事官員預備轎馬、人夫，次早好打發大人起身。」

到得次早，建州郡守進來參見，稟道：「大人前去，定過白石崗，崗上多虎。到了崗前，有卑職備下的豬羊祭品，必先祭禱一番，過崗才能無事。特為稟明。」閔祝三笑道：「吾乃煌煌王使，欽命在身。縱有虎狼，敢奈我何！」出了公館，竟自上轎而去。柳毅合大小官員，俱送至十里長亭，方才作別而還。

卻說閔祝三不聽祭禱之言，走至傍午，已到崗上。意欲速過崗去，卻不料一時難以驟過。忽聽一陣風響，抬頭看時，見黑虎一隻，率領數十隻虎，撲將前來。跟隨人役放槍的放槍，撒箭的撒箭。那虎全然不怕，早把馬上的從人擡去幾個。閔祝三吩咐轉轎回來，那只黑虎過來一爪，把轎打碎，閔祝三跌翻在地。那虎正待使嘴來咬，幸被眾人保護，那虎方才轉身而去。左右把閔祝三扶起，仍回建州公館住下。

建州督監聽說，率領全城官員，齊來謝罪。閔祝三責備郡守道：「你為此處的郡守，並不能清除道路，所管何事？況我欽命在身，誤了限期，爾等該當何罪！限你明日午刻，把虎俱要拿住，誤限定行參究。」建州郡守叩頭而出，立時出了一張火票，齊集獵戶上崗去拿虎。獵戶回道：「虎之出入無常，且所居並非一處，如何一時俱能獲住？還求太爺寬限！」郡守大怒，撒下簽來，把獵戶頭打了三個。

眾獵戶皆懷鬼胎而去，到了崗上，等了一夜。至次日飯時，並沒拿住一隻。眾獵戶商議道：「不久就是午刻了，限期已誤，回去如何見得太爺？不如大家去央柳大人，轉稟欽差大人，說個人情，再求寬限。」商議已定，眾獵戶俱回城來，在觀察衙門前等候。

適值柳毅參見閔祝三回來，眾獵戶跪下稟道：「小人俱係獵戶，奉太爺之命，往白石崗拿虎。自夜日午後出去，等到今日飯後，沒見個虎的蹤影。限期已是誤了，見了太爺，定該死罪。特來央求大人，為小人們開條生路。轉懇欽差大人寬限兩天，好再上崗去拿。」柳毅吩咐道：「你們且下去！見了大人，定為你等轉懇。」眾獵戶磕頭而去。

柳毅進了內宅，談及獵戶央情一事。虓兒道：「此虎料非獵戶所能力獲。但此差不辦，連累城內官員。老爺見了大人，還求他寬限一日，待賤妾把眾虎拿到，獻送館前。」柳毅道：「夫人有此能乾，下官何難稟明大人！」說罷，柳毅復入公館，來見大人。才進二門，見建州郡守跪在丹墀，回報誤限一事。閔祝三大怒，道：「獵戶逃散，係你號令不嚴。還敢前來稟我？」柳毅近前稟道：「請大人暫且息怒！卑職衙內，卻有個人善於拿虎。乞大人寬限一天，明日午後把虎拿到，以憑發放何如？」閔祝三道：「貴衙既有能人，一日之期何難少待！」柳毅回告虓兒道：「吾已稟明大人，寬限一日了！夫人必須把虎拿住，方不使我落成謊話。」虓兒道：「無此手段，安敢誇口！」

到了次早，虓兒坐著四人大轎，領著二三十個從人，來到白石崗上。揀一塊平坦去處，擺上公案。虓兒下轎坐定，先發牒文一張，其文云：

維大唐某年某月某日，欽差尚書省閔南赴流球，經過此崗。不料大蟲逞凶，致乖法律。仰爾山神、土地，限午時初刻，務將群虎齊驅案前，以憑究處。毋得有違，自乾未便！須至牒者。

柳夫人把牒文發去，忽見一位老叟走至案前，深深一揖，稟道：「虎仙下降，小神失誤遠迎！」虓兒道：「你看守此崗，責有攸歸。昨日欽差大人經過，怎麼敢放出群虎，傷其僕從，誤其行期？」老叟答道：「此虎素有道業，雖在此處截路，小神實不能拘管。」虓兒道：「這也不必過責你，今限你午時初刻，把群虎驅到，斷不可誤！」那老者應允而去。

虓兒叫人拾山上小石，在公案旁擺做一座小城，南北兩門相對。城才擺完，已是巳刻將盡。只見崗前、崗後，有虎五六十隻，俱向虓兒案前而來。虓兒又發了牒文一道，那些虎俱來到案前跪下。虓兒吩咐道：「大人路過此崗，爾等肆其搏噬，該當萬死！但殺人者償命，自是定理。爾等俱從石城南門入，北門出，以定罪之有無。」說罷，只見那些虎沒害人的起來進南門，出北門，坦然歸山去了。害過人的，渾身打顫，並不敢進入城門。虓兒著人個個捆了。那只黑虎跪在案前，只是磕頭。虓兒吩咐道：「因你修煉

多年，故往常任吾騎坐，聞你轉成人身，也就罷了。為何仍還原形，在此作怪？但自今係得罪大人，我也做不得主。解你前去。任憑大人發落罷了！」遂著人鎖了牽著，其餘叫人抬著，轉回衙門。向柳生說道：「虎已全獲，老爺速送至大人公館。那只黑虎道業已深，將來定歸正果。只可加罰，不可致死。餘盡殺之，可也！」柳毅到了公館，稟知大人：「虎已拿到！」閻祝三吩咐：「盡行刺死！」柳毅著人把那只黑虎牽至階前，那虎雙膝跪下，向上叩頭。閻祝三道：「這只為何不殺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此虎饒有道業，將來必成正果，斷斷不可致死！叫他護送大人，逢山開道，一路平安罷了！」閻祝三道：「怕他未必這樣聽說！」柳毅向虎吩咐道：「罰你護送大人，一路務要小心！」那虎點頭而去。

閻祝三向柳毅道：「本部堂前去，還經歷許多的崇山峻嶺，願借拿虎的能手，帶去相幫，未知肯否？」柳毅答道：「虎可以拿，人不可借！有這只黑虎護送，大人一路前行，料已沒事了。」閻祝三訪問了別員，才知拿虎的能手係柳毅室人寅氏。稱獎道：「柳觀察有此賢助，將來功業所就，誠難限量。本部堂回京復命時，定然奏聞朝廷，以示獎賞。」遂拈筆題詩一首以相贈，其詩云：

馮婦勇名自古留，那知女輩有匹儔。

王家肯將弓車招，堪並武夫作好逋。

話說閻祝三次日起程，出的公館，那只黑虎早在前邊引路。及至到了白石崗上，履如康莊，非復前日的光景。閻祝三從建州至流球，過了無數的大山，俱係此虎護送，並無半點差失。白石崗亦自此永無虎患。

但未知柳毅常在建州否，再聽下回分解。